

抗战烽火背后的文化较量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读后

■吴佳儒

作品读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抗战时期，士兵与知识分子在“武场”和“文场”协同战斗，构筑起中华民族抗战的坚实堡垒。“武场”抗战史为人所熟知，而知识分子如何肩负报国重任、在“文场”作战，人们或许知之未详。吴真创作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下称《暗斗》），聚焦抗战时期“文场”斗争，着力钩沉文人郑振铎在日寇和汪伪政权“魔手”的巨影里，冒险抢救珍本古籍、保存民族文献等故事，由此揭开一段尘封于历史烟云中，荡气回肠的文化抗战史。

—

文化抗战虽非荷枪实弹的武力拼杀，但其凶险诡谲，同样惊心动魄。《暗斗》揭示郑振铎冒险抢救中国珍本古籍的巨大风险与重要意义，将之汇入中华民族抗战史的宏大叙事，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全民族抗战历史维度的认知。

在抗战年代，珍本古籍被侵略者当作“研究（中国）地方情形及行军路径”的重要参考。因此，郑振铎抢救民族文献的行动，让他被日寇特务机构列入计划搜捕的文化界救亡协会14位负责人之一。所幸郑振铎提前侦知消息，在敌人闯入家宅搜捕之前“逃出生天”。

彼时的古籍争夺战，遍布着明枪暗箭，想要身临其境地探知“战局”，殊非易事。1938年，郑振铎在乱世中往来奔走，促成《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后称《古今杂剧》）收归国有。《暗斗》在梳理《古今杂剧》洽购事件时，将目光锁定在近代文献学家陈乃乾身上，复盘出购书事件几度波折的始末原委。吴真敏

锐发现郑振铎在1945年发表的《求书目录》中，抹掉了曾深度参与《古今杂剧》收购事宜的陈乃乾的痕迹。旧文《跋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乃乾先生”，也在战后重述时被“他人”二字所替代。这种文字上的“技术处理”，显然深有考量。从侵华日军有组织地劫掠中国文献古籍的罪行入手，吴真发掘出郑振铎对陈乃乾为日本人买卖中国文献劣行的不满。由此可知，郑振铎对陈乃乾的态度转变，实蕴含着以民族大义为先的道德判断。

吴真网罗散落于中日各机构的大量一手文献，在《暗斗》中复现出郑振铎守书事业背后步履维艰的处境与心境——因书商索价甚昂而望洋兴叹的无奈，对珍本求而不得的苦闷，为拯救民族文化“一息尚存，绝不放下”的坚韧执着。郑振铎曾打趣说：“实在恨自己……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即便如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保存民族文献的赤诚，仍不断促使他加快抢救古籍的步伐。这是郑振铎遵循个人志业的主动出击，也是其在烽烟岁月中，追寻生命意义的体现。

二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市区大部分沦陷，唯有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环伺的一座“孤岛”。坚守此地的爱国人士，以各种方式组织对敌作战，让“孤岛”成为抗日运动勃兴的前沿阵地。正因如此，谈及郑振铎的“孤岛”岁月时，人们多聚焦于文化抗战活动，勾描出其“孤勇者”的英雄形象，从而忽略了其抗战生活的多面性。《暗斗》一书则挖掘出郑振铎“孤岛”抗战中的私人情谊——原来这个书生的“孤岛”岁月，并不孤单。

《暗斗》第7章提到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一部1944年郑振铎《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持赠本。该书的受赠人徐微，是郑振铎所指导的进步学生，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从事抗日文艺和地下工作。书首有郑振铎亲笔写下的“但愿以此为始相扶助，以终此生耳”，可见二人之间情谊颇深。

借由《暗斗》观察郑振铎在1943年与徐微重逢后的日记，字里行间多次提到两人在“孤岛”相守的深厚情谊。提及烛光下的畅谈经历，郑振铎在日记中感慨知己难觅；徐微为郑振铎46岁生日的暖寿之举，在日记中具化为“感动”“珍视”等字眼；日记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粘着过”，更直接剖露出两人的知己之情。

“孤岛”时期，郑振铎与徐微的抗战工作，皆在敌人近逼的高压下秘密地进行着，甚至互不知晓。但二人的彼此守

望，化为宝贵的情感力量与精神慰藉，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孤岛”抗战生活的苦闷、紧张、阴郁与彷徨。正如《暗斗》所写，郑振铎“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遇见了知己，‘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两位战士在“黑暗深海中，相互照亮”，为彼此注入了“扶助”前行的不屈勇气。

三

《暗斗》从事业、家庭、社交网络等多个维度展示了郑振铎在烽烟岁月中“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的文化抗战，但守书事业，并非郑振铎的“独角戏”。

在侵略者闯入户庭，众人怒而忧、悚而惧的危难时刻，还有不少读书人挺身而出，为守书事业抛洒满腔热血。《暗斗》第5章集中描摹了这群可敬可爱的人，包括古籍鉴定专家张寿镛，启动文献保护工作的蒋复璁，主持香港文献搜购的叶恭綽，拖着伤腿主持转运工作的徐森玉，以及协助打包、邮寄的一众上海旧书商。郑振铎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道的扶持相助，为传存古籍注入了强大力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何承担救亡图存的责任，“匹夫”们路径殊异。郑振铎本有“嗜书之癖”，几乎天天逛旧书店，深明古籍文献的价值。抗战时期，他就以守书为己任，发动旧书店的书商、伙计，一同投入到民族文献的抢救之中。“旧书店里也会冒出对敌斗争的硝烟”。古籍存亡系于国运，国衰则难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反之，若能守住民族文献，自能鼓舞人心，坚定抗战卫国之信念。在肩负重任之时，郑振铎亦要面对生计琐细与人情冷暖，愤慨同道步入歧途，也为知己伊人憔悴，但芜杂的生活从未消磨其斗争的决心。这种对于“文化战士”的多元呈现，是《暗斗》写作的另一命题，也是文化抗战史研究中尚未充分探索的领域。



长征

第6756期



一生笔墨写军魂

——军旅美术家陈玉先印象

■沉石

艺境

国家一级美术师陈玉先先生1944年生于安徽，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副主任，多次出任全国美展、全军美展评委，是当代中国动态水墨人物画派的开创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扎根军旅，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军队美术宣传与军旅题材国画创作。

24岁时，陈玉先凭借过硬的美术功底与创作实力调入解放军报社工作，从此与《解放军报》结下一生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他坚守军报美术编辑岗位，以报为家、以笔为戈，服务新闻宣传事业。

在视觉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报纸插图是新闻点睛、思想传播、军人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数十年间，陈玉先笔耕不辍，为军报创作了数千幅新闻插图、专题插画、人物速写等作品，涵盖军事新闻、英雄典型、基层练兵、边防生活、红色历史、国防教育等领域。为更好地记录军营生活，他深入海岛哨所、戈壁军营、演训一线，以速写记录官兵风貌，以水墨

定格军旅瞬间。这些质朴生动的作品，滋养了几代官兵的审美记忆，成为军报新闻美术史上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美术界，陈玉先的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质。他的人物速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标签。他的速写摒弃繁琐描摹，线条精准利落，张力十足、动态鲜活，尤其擅长捕捉军人刚毅气质与群众质朴神态，写实扎实、凝练传神，具有艺术感染力。因其技法成熟、范式标准，他的速写专著与作品样本被纳入中国美术学院教材。

陈玉先的重大主题国画作品气势雄浑。他深耕红色历史、民族万象两大创作领域，代表作厚重经典、传世常青。他倾力创作的国画《开国元勋》，既尊重历史原貌，又以写意笔墨升华伟人精神。画中人物个个气韵饱满、风骨凛然，是军旅题材美术作品中的佳作。

其大型水墨中国画《井冈山》，笔墨沉雄、意境苍茫，以大写意笔法绘红色热土气象，寓寓革命火种生生不息、奋斗精神代代相传的深刻内涵，是红色山水题材经久弥新的力作。他还曾走访全国各地，采风各民族风貌，精心创作

了56个民族系列水墨作品。这些作品以温润水墨，准确呈现各民族服饰特色、民俗风貌、精神姿态，画面祥和、立意高远，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之美、万象之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他开创了动态人物水墨风格，丰富了当代中国画体系。不同于传统静态写意，陈玉先独创动态人物画法，笔下人物动静相生、气韵流动、神采飞扬。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军人形象，还是民族群众，皆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

我多年研习水墨画艺，每有困惑、每遇瓶颈，必登门向陈玉先先生求教。他总是倾囊相授。他反复叮嘱我：学水墨，根基为先，切忌贪大求快，必须先扎实练好花鸟写意。花鸟小品最练笔墨控制，墨色干湿、线条心性。笔墨稳住、心性沉住，日后画山水、画人物，进行大创作，方能落笔从容、气韵贯通。

陈玉先把一辈子笔墨、一辈子热爱、一辈子才华，全部献给了军队。他开创的水墨人物画风，是当代中国美术的宝贵财富；他严谨正直、无私奉献、厚德育人的品格，也是我辈终身学习的榜样。



上图：秋收暴动
左图：铁道游击队
陈玉先作

当好文学阵地一个“兵”

■钟兆云

创作心语

不觉间，笔耕已逾40载，20余部军事题材作品，是我交给时间的答卷。支撑这一切的，是对党史、军史的深耕，更是心中不灭的英雄信仰。有评论家称我的作品“兼具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学的生命力”，我视之为鞭策，铭记于心。建军百年在望，回望是致敬，展望是出发，且将心声付笔端。

我的家乡闽西平地处原中央苏区。我的姑丈是烈士，1948年在团长任上壮烈牺牲；我从小听着从家乡走出的开国上将刘亚楼的故事长大。红色血脉一直流淌在我身上，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文学营养。这种源自血脉的英雄情结与创作初心，让我在史海和现实中游弋，最终以军事文学的模样呈现。

军事题材的创作，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为最可爱的人书写，为英雄立传，情怀和使命驱动我不断前行。年过半百后，我扎进红4军第三任军长王良烈士的研究。他于1927年入党，家书中的决绝令人动容，年仅27岁壮烈牺牲更让人扼腕。这样的英雄，怎能不写？采访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等战斗英雄时，面对他们的热泪，我岂能无动

于衷？这促使我创作了报告文学作品《雄鹰冲天》。

我的创作也经历了一个显著转变，从早期的仰视英雄，到如今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视角书写。正在创作、献礼建军百年的长篇报告文学，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在宏大叙事中回归“烟火气”，让历史与个体在诗意的叙事中穿梭，使军人群体和英雄形象更具亲和力与真实感，立体而鲜活。

家国情怀贯穿我的作品，家国同构是我的深情表达。我坚持史实与文学相统一，力求细节真实感人。即便是小说，再追求叙事技巧、丰富想象力，也不能游离于现实，当以真情实境为骨架，并给未来以启发。

进入新时代，我的军事文学创作重点是锚定强军兴军实践，传承红色血脉。我力争写活新时代革命军人形象，让英雄精神可感、可学、可传承。我希望今后有机会更深入地走进军营，捕捉官兵训练、科研、生活中的细节，直面他们的生动实践与所思所感，挖掘人性深度，增强今后作品的感染力与传播力，为强军征程提供一行鲜活有力的文学注脚。

回顾自己的军事文学创作，我感觉这是一场希望用史家之笔延续英雄史诗的实践。未来，我将守护军事文学的品格，当好军事文学阵地上的一个“兵”。

诗品



这是一个周末的中午，我翻阅着军旅诗人春宁的诗集《春风砺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内心充满了感慨——在这个人工智能挑战传统创作模式的当下，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诗，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读者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为军旅诗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军队的火热生活，为军旅诗提供了养分，而军旅诗则把军人的忠诚与血性

源自心灵的吟唱

——评诗集《春风砺剑》

■刘笑伟

等，一字一句刻入人心。新时代以来，军旅诗在强军兴军的时代洪流中完成了精神气象与美学品格的双重蜕变。它将笔触深扎于人民军队的改革重塑之中，从实战化训练、新型作战力量，乃至国际维和的视野中，萃取出更具现代感的诗性经验。这些作品既以铿锵笔墨描摹军人练兵备战、坚守岗位的铁骨铁骨，彰显忠诚报国的家国大义；又聚焦日常体悟、故土乡愁与生命哲思，挖掘军人细腻柔软的内心世界，让宏大叙事落地于真切情感，兼具思想高度与情感厚度。

春宁的《春风砺剑》正是体现了这种变化。它是一部成熟的军旅诗集，既用诗书书写了强军事业，也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心灵之窗。在这个窗口里，读者可以看见忠诚与初心，可以看见铁血与担当，也可以看见中国军人的阳光、纯粹与乐观。

在春宁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勃勃生机，也可以读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朝气蓬勃。譬如《我们迎着朝阳，出发》一诗中，诗人写道：“我们以战斗的姿态，出发/把豪迈和勇敢写满天空/以百倍的赤诚/守护这广袤的蔚蓝/战机呼啸，情注空天/

彩霞写满初心和自信。”这首诗字里行间奔涌着新时代的强军气象。诗人用“矫健的身影”与“第一缕霞光”构建时空交响，让个体的英姿融入宏大的整体叙事。春风不再是柔媚的意象，而成为整理着装的手，这种意象的革新赋予军旅诗以雄浑又灵动的特质。“以战斗的姿态出发”如战鼓擂响，将抒情主体推向国家守护者的崇高位置。“豪迈写满天空”的诗句，延续了古典边塞诗“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血脉。“彩霞写满初心”的转喻——霞光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是战士用航迹书写的忠诚誓词，读来令人过目不忘。

再譬如：“战鼓声声，春雷阵阵/青春和热血铸成的钢铁方阵/以无所畏惧的英姿/燃烧永不止歇的激情/乘着春风，去迎接/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复兴”（《春雷声声》），让读者在诗歌中读出了钢铁的旋律，听到了滚滚的雷声。这是一位军旅诗人应该具有的正大气象。

诗人不能脱离时代，军旅诗人也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大事。在《同心，一起向未来》一诗中，诗人写道：“我们付出所有的爱/迎接你、你们和大家的到来/每一朵雪花都带着笑容/每一朵雪花都凝聚美好/每一朵雪花都绽放光